

新

新 散 文

散文十五家

XIN SAN WEN SHI WU JIA

马明博 主编

李汉荣散文

黑陶散文

黄海散文

沈念散文

于是散文

陈洪金散文

玄武散文

马明博散文

张生全散文

盛慧散文

江南梅散文

独化散文

廖无益散文

黎晗散文

马叙散文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马明博



新

X I N
S A N
W E N
S H I
W U
J I A

散文十五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散文十五家/马明博主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562-X

I.新... II.马...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47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59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00 元

岛上对话

(代序)

场景：天津南京路上岛咖啡屋二楼某咖啡座

人物：刘雁(以下简称“刘”)、马明博(以下简称“马”)

道具：桌上的两杯咖啡，袅袅地升腾着若有若无的白汽

写作的难度

马：在网络时代，过剩的信息、过量的文字，已经成为最大的生活垃圾之一。写作已经不再神性。这一点，多少让写作者感觉遗憾。真正的写作者，不是流俗的制造者，他不得不考虑写作的难度。没有难度的写作，与制造垃圾画等号。

刘：近年来，随着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报纸副刊培育了巨大的读者群，大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小女人散文等流派甚多，散文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写作的难度，业已被纸面、网页上的繁荣掩盖了。从事编读散文的职业，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散文”已经游离到边缘。随着散文的繁荣，好散文越来越少，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你所说的难度，被大多数的写作者回避掉了。

马：写出好散文是有难度的。

刘：这一点，我认同。

核桃里的世界

马：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散文，却是一条小道。它通往的是自然与心灵。散文是有局限的。写作者的思辩、空间以及生存体验，都在一定程度上局限着写作者的创造力。面对众多的局限，张扬个性的写作，怎么会没有难度？有些局限难以突破，写作者便尝试在局限中创造“自世界”。像莎士比亚所说“上帝啊，就算你把我放到核桃里，我也要创造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刘：这个说法有意思。写作越来越成为私密的行为。写作者也更多是创造“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也在观察“他世界”，他观察，他思考，他记录。散文犹如一面镜子，或者一本厚厚的相册，收藏着写作者的生活。

马：写作就是给生活建立镜象。

刘：通过这面镜子，人们能够回溯时光，重温往昔，把记忆的拷贝重新放映。通过这些“他世界”，通过这些镜子，读者获得阅读的快乐。在受局限的核桃大小的世界里，创造不同于前人的镜象生活，是本书15位写作者的目标吗？

马：我想，是。

淡蓝的星辰

马：所以，这些写作者，与深夜结缘。在许多夜晚，我和黑陶

通电话。他谈江南水乡,我说北方平原。顺着一条电话线,水乡与平原联系到一起。说累了,要放下听筒了,两个人同时说出一句话:夜深了,我们做点什么吧。

刘:在深夜,开始读、写。

马:妻子已经熟睡。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客厅,拧亮灯盏,看书或者写作。眼睛疲倦时,就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上。整个城市都在睡眠。唯有头上的星辰醒着。遥远的星辰正在发出淡蓝的、闪烁的光芒。

刘:在时光的长河里,好散文就是一束淡蓝色的光芒。它穿越时空,可以给遥远的、寂寞中求索的人,以温暖,以光明,以慰藉。

刘:虽然你上来就批判网络,但是,事实上,你们这些写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又依赖网络生存。如何没有网络,你们的现在或者未来会怎样?

马:网络只是我们的媒体之一。我们更多是写,不设计现在,也不设计未来。写下就是永恒。

刘:你们这群在深夜写作、上网的人,只要不迷路,日后肯定有机会成为后来者要攀跃的山峰;或者素描练习者写生用的石膏像。

马:谢谢你给我们如此美好的祝福!

私密的写作

刘:对于这本多人散文合集来说,所谓“新散文”,有着特定的含义。

马:是。

刘：首先是指创办于 2001 年，以“探索散文写作的多重可能”为号召，在年轻的散文写作者中较受欢迎，也有一定影响的“新散文”网站；同时也是指相对于传统的、狭义的“散文”而言，具有现代文体意识的散文写作。

马：本书所选的十五家，基本上都来自这个网站。

刘：你觉得，在创作理念上，这些人新在哪儿？

马：细读一下，你会发现，这些人的作品与常见的散文确实存在差异。在创作理念上，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明确、自觉的追求，并将这一点尝试着体现在写作上。

刘：这十五个人来自不同的省份，年龄大多 30 上下，写作已有不短的年头，正在形成各自的见解和风格。这些人写的相当好，但是其中有一些名字还不广为人知，作品也鲜见于主流媒体。他们的写作，更多地处于私密状态，虽不为众人所知，但更纯粹。

马：如果说写作是心灵的需要的话，那么写作更多是个人的事情，勿须张扬。

会成长的铜像

刘：在审读中，我发现，李汉荣崇尚至真、至情、至美，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抒情风格浓郁；黑陶文字细密，充满梦幻色彩；陈洪金格调冷峻，有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零度幽默；你文字干净，不蔓不枝，手眼别具，富有禅机；独化语言诗化，善于跳跃，空间很大；玄武充满想象，虽然自语式的表达有些沉湎，却能引人入胜；于是生活在上海，她关注着心灵中的精灵；江南梅生活在水乡，文字透亮空灵；乡土在张生

全笔下饱含深情,别具一格;黄海文字斑驳,容量很大;盛慧用笔缜密,风格奇幻,富有诗性;黎晗总有巧思,小中见大;马叙似深受法国文风影响,文章发人所未发,独行特立;读无益的文章,很容易想到一脉相承的传统散文;沈念文字流动,时现波澜。

马:非常感谢你形象的概括。

刘:我更愿意把你们看作15尊会成长的铜像。

马:你真会比喻。

刘:这15个人,如果说共同点的话,就是对于传统“散文”疆域的突破,以及对于文体、语言高度的自觉追求。这些作品,谈不上完美,但这种努力、这种尝试,非常有价值。尤其目前,与诗歌、小说相比,人们对散文的突破存在期望。或者说,散文远远未能实现“现代化”,人们对散文的未来感到模糊不清。出现这个集子,会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散文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

马:在文学辞典中,只有散文,没有新散文。对散文写作做多种可能的探索,永远是进行式,非完成式。

刘:新的探索,势必会突破传统的书写模式。继承与创新,会在文本中体现出本质的区别。我相信在散文探索的道路上,这个集子会成为一处令人瞩目的风景。

目录

	岛上对话(代序)	李汉荣散文
黑陶散文	1	
	34	
黄海散文	69	沈念散文
	107	
玄武散文	142	于是散文
	178	
	210	马明博散文

张生全散文	241	陈洪金散文
	271	江南梅散文
盛慧散文	310	
	336	独化散文
廖无益散文	369	
	404	
	435	黎晗散文
	468	
马叙散文		

李汉荣散文

〔作者简介〕

李汉荣，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其散文先后被《散文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连续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97中国散文精选》、《98中国散文精选》及漓江出版社出版的《99中国最佳散文选》等重要选本，《对中医的一知半解》被《散文选刊》列入“99中国散文排行榜”推荐作品，散文《山中访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著有诗文集《驶向星空》、《李汉荣诗文选》（三卷）等。

〔散文观〕

散文作者乃至一切有点文化也会写点什么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容、真诚、厚道；对人，对动物，对植物，对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事物，都有护惜之心。他应该无书不读：天文、地理、哲学、宗教；他甚至应该懂点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了解其它生命、尊重其他生命；他的知识面应该尽可能地涵盖广阔的人文领域和自然领域，他扩大知识面不是为了用这些知识去征服和换取什么，他通过“知”的途径，最终抵达更广大、浩瀚的“未知”。最后，他除了知道自己必有一死之外，什么也不知。他只有敬畏了，就这样，他进入了“上帝之域”、“道之域”、“无言之域”。

〔作品目录〕

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 / 永生不能抵达的彼岸 / 怀念 / 为自己燃一根香 / 处境 / 十三个人和一个垃圾堆 / 内心的河流

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

人的身影:树的形象

我几乎要说人是一株树了。他的腿是树根,手是树枝,他的头发是树冠。他竟是不结果实的树吗?作为一株树,他与自然界的那些树相比,他该是多么贫困:既不能让鸟儿在其树冠上做巢,也不能撑起硕大的绿阴庇护别的生灵,也不释放氧气和芬芳清凉的气息,人,竟是这么一株荒凉的树吗?

如果仅仅这样,随便一棵树都有资格指责人:你是无用的。而人有思想,人是会思想的树。

幸亏有思想,幸亏有思想的绿阴和果实,覆盖了人的历史。否则,随便一棵树都有资格指责人:你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然而人有思想,有创造的喜悦和爱的激情,人,因此有资格站在一棵树下或走进林中,注视树并被树注视,在存在的森林里,在喧哗的语言里,人的声音,仍是最有意味的声音。

人是一种树。他呼吸氧气,咀嚼食物,但他制造的并非全是废气和秽物。

人是一种树。他的最高成就,是向宇宙提供思想的氧气。此刻,当我看见一位少女倚树而立,那么安静地与树站

在一起,我心里说道:她是一株多么美丽的树。

我想人这种树的另一成就,是向整个存在(不仅仅向人)提供爱的绿阴。

身体的社会学

我从你的身体读到整个社会。

你的头发早已脱落少半,秃顶,那寸草不生的地方是岁月的泥石流泛滥的结果,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已经开始,害怕荒凉而荒凉正不可阻挡地降临。今天早晨我看见你忽然黑发满头,青丝飘扬。我明白你戴上了假发。在假的头发下面,我希望那颗头还是真的,那头脑里的思想还是真的,那脸上的表情还是真的。

你脖子上招展的领带,是金利来?还是皮尔卡丹?商业围追堵截,整个身体,几乎是被品牌和商标包围了,人,是商业的战士、战场,也是商业的俘虏。我从挂满品牌的身体的缝隙,寻找不曾贴上商标的灵魂和感情,哪怕只是一瞥纯真的目光。

我看见你手指上的戒指了。点点头,我就不与你握手了,免得我的冰凉和你的生硬互相伤害,从你闪光的手,我看见生存的含金量正在升高,我看见河流里那些沉默已久的金子终于越来越多地停泊在一些机敏的手中。

这时候,我隐隐嗅到一点异样的气息,是法兰西芳香的气息,我猜测,你的腋下或某个衣角,悄悄藏着液体的巴黎,我惊讶,地球正加速缩小,缩小成我们的身体。

你忽然一个趔趄,一只名牌皮鞋断成两截,你骂一句:上

当了,假的。幸亏路是真的,大地是真的,幸亏上帝没有弄虚作假,如果他造一个假的地球,比如纸糊的地球或泡沫做的地球,你、我及一切,都将是子虚乌有。

幸亏,总有一些东西是真的。

伤口的深度,就是对生命理解的深度

被火灼伤过,被冰冻伤过,你就彻底知道了火是什么,冰是什么。被爱刺伤过,被恨杀伤过,你就真正知道了爱是什么,恨是什么。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们欣赏并赞美月亮上的环形山,而环形山正是太空陨石轰击月球留下的伤口。

许多深刻的哲理,是由伤口说出来的。

不曾受伤的人,他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疼痛。

我母亲的手上,有九十多道伤痕,她承受了多少劳动的艰辛和岁月的伤害?当母亲安静下来,我看见她的那双手是多么幸福和满足。当母亲举起双手为我送行,我看见九十多个伤口都在向我说话,为我祝福。

我们常常在河边冲洗自己身上的伤口,我们不知道,河流,也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不必像保存文物一样保存自己的伤口。

但是,伤口,的确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私人文物。

对往事的回溯,未必不是对伤口的凭吊。

透过伤口看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些深刻的东西,和一些浮浅的东西。

或许,生命,就是在伤口里的一次泅渡?

我的身体也流动起来

我躺在水边,我的身体也流动起来。

波涛注入我的内心,我渐渐变得浩瀚。

石头撞击着、滚动着,缓缓地变成沙粒。

鱼群集结在我的四周,它们用腮理解我的存在,用温柔的暴力拍打我。

天光云影飘过我的水面,银河也加入我的水域。河流里还有更深的河流,灵魂里还有更高的灵魂,梦境里还有更远的梦境。在流动的时刻,我理解了神的秘密乃存在的秘密:奇迹后面套着更多的奇迹。

而我是如此谦卑和耐心:与我相遇的,不管是高远的天空,还是一只小小蜻蜓,我都要濡湿它的饥渴的嘴唇,一枝柳条、一枚三叶草伸过来,我都想握住它们的小手,并系上一串小花。

一切倒影我都想保留下来。而一切倒影都注定要破碎。

闪电划开我又缝合我,刀锈蚀了,我不曾留下伤痕。

岁月和往事渐渐变成两岸青山。而我永是奔流,奔流,直到我注入大海,这才发现:通向天空的路才刚刚开始……

死亡,并不是最后的归宿

“我们只是偶然出现在我们注定要消失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机智的说法。而我想对这句聪明的话做点小小的改动:“我们只是偶然消失在我们注定要出现的地方。”

谁说不是呢?消失是偶然的,出现则是必然的。

如果我变成泥土,我将以植物的形象再次出现,从一株三叶草上,你会看到我的手势,在一丛野薄荷花里,你会闻见我身体的淡淡清香。

如果我变成风,我将吹送雨、推举云朵,搅动漩涡,它们都在准确地描述我的心情;我甚至不厌其烦地吹动你的头发和衣襟,让你随时感到一点凉意。

如果我变成水,我出现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或许是海里的一个波浪,随着盐的无休止的轮回,我未必没有进入陆地的时刻;我或许是瀑布从悬崖上跌下溅起的那朵透明的水花;我或许去到深深的地底,当我重新走向地面,我已经变成泉;我或许是一片雨云,路过你的屋顶就不慎掉落下来,你窗前的雨声,是我说给你的隔世情话,可惜你已经听不懂了。

我的目光将被闪电收藏,在沉闷的夜晚它会出现;

我的头发将被大地重新栽培,它会在森林里出现;

我体内的铁,将返回深山和岩层,经过长久修炼,它会以金属的质地再次出现;

我服从大地的引力,最终我也变成一部分引力,我谦卑地呆在事物的背后,让事物在合适的时刻带着我的一部分意志出现;

我是大气层的一部分,我加入这伟大的帐篷,我怀抱万物也向万物交出我自己,在神秘的高处,我看见宇宙无边的心胸。

我可能是卑微的元素,但我仍会影响一块岩石的构造,推迟或提前冰川的形成,一座山的海拔将因我的加入发生微妙的变化,我无法被拒绝于地质演化史之外。

很可能,我会以一朵雪的形象从远方返回来,再一次,在

你的呼吸里化成泪水。

我消失，消失的是有限的形体，我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我有无数次再生的机会。

我们只是偶然消失在我们注定还会出现的地方……